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6/PV.4
26 September 1991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第四次會議臨時逐字記錄

1991年9月23日星期一，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希哈比先生 (沙特阿拉伯)

嗣后：罗杰斯先生 (副主席) (伯利兹)

嗣后：希哈比先生 (主席) (沙特阿拉伯)

嗣后：赫胡塞比先生 (副主席) (阿曼)

嗣后：希哈比先生 (主席) (沙特阿拉伯)

-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先生讲话

- 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阿尔弗雷多·费利克斯·克里斯蒂亚尼·布尔卡德先生讲话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91-61216/A

- 开始一般性辩论(9):

下列人士发了言:

哈尼鲍松先生

(冰岛)

科纳特先生

(布基纳法索)

新西兰总理詹姆斯·布伦丹·博尔格先生的讲话

-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布什先生阁下讲话

上午10点15分开会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将首先听取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先生光临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科罗尔总统(以葡萄牙语发言;英语本由巴西代表团提供):主席先生,我祝贺你当选为主席。你的当选是符合沙特阿拉伯所支持的国际合作传统的,也是对你的才能的充分承认。

我很高兴地欢迎已经成为本联合国会国的新国家的杰出代表: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组成朝鲜半岛的两个共和国成为联合国新成员是世界和平吉祥时刻的标志。

爱沙尼亚共和国、拉托维亚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为独立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得到了普遍承认。这三个共和国的杰出代表加入联合国给国际社会带来了特别的欢乐。

我还愿向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当之无愧的敬意,十年来,他以平衡的方式和献身精神行使联合国秘书处的最高职能。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个人权利和自由、多元化、对大多数人意愿的尊重、对少数人和自由企业的保护得到普遍肯定的时代。

这些成就是在一个已经厌烦了冲突和武断的时代里取得的。这些成就表明了一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集体的利益迟早要永远战胜抱住特权不放的集团的愿望。

我们的目标是开辟一个全新的历史周期。在这个周期中,对民主或国家的极权主义压制没有任何市场,而民主、自由、发展与和平能够成为真正的普遍价值。

我作为1亿5千万巴西人的代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之一的民选代表向

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我来到这里参加庆祝令人高兴的消息。我来到这里分享欢庆的喜悦,但是我也要分担关注。我来此庆贺,同时也来此提请注意严重问题。

我们面临着改组世界,并且为使后代不再遭受持续的战争威胁而缔造和平的挑战。导致全球对抗的思想意识和战略动机值得庆幸的是正在减弱和消退。然而,危机的根源依然存在,仍然有待于消除。

我们都很清楚通向繁荣和果实分配的道路。尽管如此,狭隘的利益拉大了距离,使我们的目标变得遥远,我们必须努力拉近。我们似乎正同时走向共同欢庆自由以及不平等的划分。自由主义的思想已经获胜。我们现在应该努力确保这些思想以持续、广为传播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创新的方式存在下去。

这些见解来自于一个已经选择了明确针对社会关注的自由主义项目,选择了社会自由主义的国家。这些见解来自于一个18个月来一直致力于实现这些思想的社会。

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它总是在我们大多数的公民缺乏的物质条件得到确保之后,才得到更为充分的行使。现在自由主义应该在国际范围内象它在国内范围内已经做到的那样关注社会问题。

自由主义高度评价市场固有的自由,但是它不能脱离约束歪曲和防止不遵守其最基本的规则而必需的各种机制,现存的歧视性和保护主义政策就是这样的情况。

这就意味着国际社会必须在政治方面优先关注发展问题。这就意味着为扶持市场机制的作用而采取旨在纠正严重不平衡的措施,严重不平衡的持续存在将威胁到良好的关系。

正如谁也不能面对在核战争的可能性而感到安稳一样,谁也不能在一个贫穷和被抛弃的数目及范围明显扩大的星球上认为自己处于安稳与和平之中。

我不想在此重复各种数据及指标,许多数据及指标已在本会议厅里提出,并且令人惊讶地表明发展中国家今天的处境比十年前更为糟糕。

我们正趋于在民主价值观上达成全球共识,我们必须实现其道德前提。对个人

的关注是民主意识的中心。正是个人通过政治参与和责任勾划出他们集体性的命运。民主政府必须针对个人而采取行动,只有在确保每一个公民都有效地享有福利和公正的时候,这些政府的目标才能够实现。

民主意识必须具有全球性质,因为它植根于人人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这一压倒一切的原则。无论在任何借口下都不存在相对民主。因此,人类的四分之三竟然居住在可悲而且常常是非人道的贫困状态中,这是极不协调的。如果政治压迫是对我们民主价值的侵犯,那么经济排斥也是如此。这一点由于饥饿和痛苦的受害者常常是儿童和少年而变得更为真实,以至于目前的愤慨变成了未来的绝望。

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去年在纽约达成的广泛共识是,这一问题必须在最高层次以最大的决心予以解决。然而,国际社会有必要对这一承诺赋予具体的形式并采取后续行动。

在我们国家,政府寻求动员社会各个阶层把儿童作为我们首要的民族优先问题。同时还采取了种种措施,例如增派一位负责儿童问题的特别内阁级部长,以协调这一方面的努力并发起方案,建立几百所综合性设施,使贫困的儿童得以离开街头获得教育,食品以及医疗保健,并参加文化和体育活动。由于资源缺乏,我们正在真诚地作出最大的努力。

国际社会面临着三个重要挑战:经济发展的挑战,政治和平的挑战以及确保人人有尊严的生活的道德挑战,这些挑战不能分开,必须一起同时对待。这些挑战必须以民主、共同参与的方式予以对待。这些挑战最终考验我们是否有能力将团结一致提高到国际间关系的最高水平。

发展确保巩固和平并代表着和平的根本性前提。哪里出现不平等,哪里就有争吵和对峙,在一个越来越多地追求价值的统一性的世界上,在采取发展的统一方式和步骤方面进展甚小。

我们有责任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和平衡的国际社会。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公民遵守法律是因为他感到在制定法律过程中有合法的代表性。同样的原则也应适用于影

响国与国关系的准则：是参与而不是胁迫为守法行为提供了基本的推动力。有鉴于此，大会作为有效代表各国公民的世界议会，是我们为一个更美好、更公正、更繁荣以及更和平的世界而应该共同工作的论坛。

和平的明确建立要求有更为公开，确保更广泛参与，以及以更广泛和更深刻的方式约束各会员国的决策进程。应付我们议程中的最大挑战的自然方式就是根据各会员国真诚同意并遵守的广泛应用规则进行合作。只有通过产生于容忍的多元化，产生于理解的共识以及产生于自由表达的不同意见的综合性，才能够建立真正合作的支柱。

大会不能接受它的合法特权被削弱，因为它越来越多地象征着全世界民主的胜利，而这反过来又为同样民主的一个国际体系开拓胜利的前景。

海湾战争向我们表明联合国在有效地进行工作，我们依靠联合国的能力来影响事件的进程和消除国际舞台上产生紧张局势的温床。

世界和平有赖于中东和平。我们的黎巴嫩朋友已经联合起来一道参与在一个更加崇高的目标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团结、自由、繁荣和和平的黎巴嫩。

现在是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为了实现所有的人都能够和平地生活在国际承认的边界之内的地区的这一宏伟蓝图，应当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应当改变对以色列的态度。

巴西坚决支持召开由所有有关方面参加的、旨在完全实现联合国有关决议的中东和平会议。我们希望所有各方都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以消除实际上和感情上的障碍，在这一地区实现公正的和持久的和平。我们认为，对于那些使各方加深不信任的扣帽子的作法，应予重新考虑。

除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挑战，联合国不能回避我所提到的道德方面的挑战。需要制定新的方法和采取更有创造性的和一致性的手段，以在环境与发展，人权，世界人口问题，和妇女和儿童处境问题等优先领域采取行动。

在迎接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的这几年里，我们必须制定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的

指导原则。

将于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将是今后几年中所要召开的重大国际会议中的第一个。这个会议对我们的后代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们将是我们工作的最大受益者，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改善所有人民的生活质量。

全球问题的持久解决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努力。每个国家都应根据本国在这些问题的产生和管理方面所相应承担的责任，以及本国解决这些问题的经济和技术能力而作出努力。会议召开前的这几个月需要进行深入的磋商。巴西准备最充分地探讨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并希望看到它的对话者是坦率的和有决心的。

这样一个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最显著的特点可能是，它的辩论应当尽可能的广泛，它的讨论应当在与会者的政治意愿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深入。为实现这些目标，我们认为，应当在没有任何强制或偏见的情况下，解决大会所面临的问题并作出最后决定。

在会议上，我们将讨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适宜消除贫困和改善不能持久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的经济政策。为了转让对环境无害的技术，需要以改革的态度对待知识产权，建立一种机制，使发展中国家有效地能够利用工业国家在那一领域所取得的进展。

会议不应当成为发泄不满和指责的舞台，而应为成熟和可行的建议奠定基础。实际上，它正在为保证人类和地球本身的生存这一共同利益寻找合适的答案。

正如发展的问题已让位给国际日程中的其他问题一样，我担心环境问题也会让位于世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方面。

过去两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吸引了人们很大的注意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应当指出，和平建设这一政治任务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取决于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则取决于在环境方面可以持久的经济模式。

我们不能容忍一个环境健康的地球和一个社会不公正的世界同时存在。因此环境问题的政治、经济和道德方面就合为一体了，而这又最终将和平、发展和改善整个

人类的生活质量等诸项挑战一起摆到了我们面前。由此可见我们承诺派遣最高级代表团参加1992年里约会议的重要性。我再次邀请世界所有地区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里约热内卢会议。他们的出席将保证我们所作出的决定享有所需的政治支持。巴西张开双臂等待着诸位的光临。

我国正在为保证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合法地位而努力工作。我们知道,为达此目的,我们必须主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的责任是处理自己的国内事务,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并坚持正确的道路。

没有其他道路能够通向进步,和睦和社会幸福。没有任何道路能导致我们在国际政策决策过程中所期望发挥的那种作用。我们不准备给予的,我们也绝不向世界索取,我们自己作不到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向世界提出建议。

巴西这个国家太复杂了,不能用标准的成规去对待它。没有任何神奇的处方,也没有任何经济奇迹。我们以坦诚的胸怀、向前看的态度和慷慨的行为加入世界各国的大家庭,我们也希望其他国家以同样的态度回报我们。

我们十分清楚尊重产生于责任。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根据国与国关系准则建立了一致性和责任心。世界是这一传统的见证。

去年,我在这同一讲坛上宣布,我国政府决定不进行任何核爆炸,包括用于和平目的的核爆炸,假如真可能存在用于和平目的的核爆炸的话。

1991年7月18日,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在瓜达拉哈拉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协议。这一协议对于我们这几个国家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也证明,通过核合作来保证核安全是可能的。

巴西和阿根廷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的《保障协定》将提供核查我们把核能专门用于和平目的的承诺的所在有关情报,并保持我们在核能循环领域经过艰苦努力取得的技术方面的进展。

不到一个月以前,我们还与阿根廷和智利签署了《门多萨承诺》,在其基础上我们正式、集体地放弃了所有化学和生物武器。我们意识到我们刚刚为消除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树立的样板,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全球将达成类似协定。巴西认为,上述文件提供了关于我国核能方案纯粹的和平目标以及我们唾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新的和充分的保证。

敏感技术物资、服务和专门知识的国际流动在目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寻找出调和两个基本利益的方案:避免这些技术用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可能性;确保获取这些技术的机会是敞开的。这是建立象巴西这样的国家的技术能力并使之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欢迎新变化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前景而欣喜是很容易的。然而谈及仍然阻碍希望之路的许多障碍却是十分痛苦的。我们看到这些障碍中有耗费发展中国家稀少资金的严重外债问题,对技术转让的武断的限制以及在首先是工业化国家实行的保护主义政策无视市场原则。

导致确保速度和促进发展的国际构架的道路是十分复杂的,目前尚不明确。关于目标,也许关于手段已存在共识,但实现真正变革的阻力仍然很大。在意识形态和战略领域迈出大步的同时,我们应朝着建立信任与合作迈出同样大胆的步伐。

在政治领域,民主应为在国际上建立新的决策程序开辟道路。安全必须是一项有效的集体努力,应通过法律,而不是武器的魔影予以加强。

如果在经济领域我们已抛弃十分容易和过份简单的对国际经济进行根本改革的梦想,如果我们知道巨大的变革起始于旨在国内改革的艰苦努力,我们仍不能放弃关于国际合作的现实和合理的建议。我们决心为使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取得成功而奋斗,因为我们认为自由和开放贸易的哲学应建立在一个牢固平衡的基础之上。

在价值方面,目前的共识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为使人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得到充分行使而斗争。这是国际团结应实现的伟大目标。

巴西实行的政策正是提出警戒、提醒谨慎、提出建议,最重要的是进行合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平衡给国际稳定和安全造成了确实的威

胁。如果对民主和发展巩固得不到有效支持,这种威胁只会加剧。有必要在全世界确定一个围绕发展问题的具有坚实基础的共同同意的行动方案,用于指导和促进有关各国在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的关系的具体问题的谈判。

在美洲大陆,《美洲计划》倡议,即目前所谓的《布什计划》是一种愿意达成谅解的最初的迹象。沿着这一朝向美洲大陆确实的一体化的努力的路线,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签署了《建立南方共同市场条约》,该条约通过今年早些时候在华盛顿签署的《玫瑰园协定》与《美洲计划》相吻合。

为了实现该区域各国人民之间由此产生的希望,这两项倡议都必须把寻求解决我们仍然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作为一项优先目标。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和道义方面的迫切必要的问题,不可将它看作是任何具体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要求。它是所有国家、所有政府打的一面旗帜。

我们正向民主和自由革命的普遍和最终的胜利靠近。所剩下的是将这一革命与社会公正和团结的革命一起进行到底。愿上帝和我们同在。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的发言。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阿尔弗雷多·费利克斯·克里斯蒂亚尼·布尔卡德先生的发言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现在大会将听取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的发言。

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阿尔弗雷多·费利克斯·克里斯蒂亚尼·布尔卡德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厅。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阿尔弗雷多·费利克斯·克里斯蒂亚尼·布尔卡德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发言。

克里斯蒂亚尼·布尔卡德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们要说看到你当选为大会主席来指导第四十六届常会的工作,我们感到极其高兴。你高度的技

巧,众所周知的经验和有效的领导都预示着这个世界最高水平的审议和决策会议的成功。我们在对你的当选表示高兴的同时,还要对你的前任圭多·德马克先生所完成的杰出的工作表示赞赏。我们愿强调,这种规模的成绩和成就代表着这个讲坛继续不断的主要和富有成果的事态发展特点,国际社会聚集在这个讲坛来处理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问题。

我们还要对秘书长贾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作为本组织的首脑所作的积极工作表示赞赏,目前的国际政治局势使得联合国能够进行根本性的工作,在此背景下他的职务今年已经变得更为重要。对多边主义的信心大大增长,从而提高了联合国的信誉和加强了它的行动能力,并且开辟了联合国能够协助解决具体问题的新领域。例如在萨尔瓦多问题上,联合国通过秘书长进行了长期的建设工作。这反映在针对目前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所达成的协议而设立的联合国核查团。这项任务范围之广和责任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而它仅仅是全世界所发生的迅速和基本上是独特的变化的一个反映。

大会是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高水准水平上进行工作。我们正以不寻常的密切程度目睹身受历史性机制的活动,不是视之为我们时代动力的抽象表现,而是激动人心的、最深的理性的历史脉搏本身。昨天看来仍是牢不可破的所有极权主义教条的实际消失唤起了自由力量这个古老主题,不是作为一种理论,而是一个事实。

我没有必要详述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的发展和物质力量的不同。但应该指出,在这个世纪的大半部分里,世界秩序中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威胁系统的发展似乎取代了作为一个自由生命和历史主角的人的根本力量。我们现在目睹的正是这种精神和道德力量的再度崛起,它甚至战胜了最为复杂的毁灭机器。力量再一次集中于人类自由。这本身就是一个变化了的世界和不同区域以及各国人民间的不可避免的和睦关系的开端。因为在大国之间和所谓的第三世界小国中,自由有着类似的问题。第三世界这个范畴现在已经变得过时了,因为已发生的事件已经取消了“冷战”这个词。

我们萨尔瓦多人一直是滥用性的和不合理的极端分化的替罪羊,正是这种极端分化在人为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狂热主义的基础上将世界分成不可避免的派别。萨尔瓦多战争不是由任何人制造的,而是我们社会严重的缺陷和错误的体现,而战争一旦发生,就具有了全球性冲突的色采并接受了使这场战争拖延至今的因素。因而,在我们看来“冷战”的终结不仅仅是大家的好消息,而且是我们自己国内局势和真正有效制造和平机会的一个特别令人鼓舞的预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在痛苦的东西方冲突实际消失的国际背景下召开的首次大会中发言。最近在苏联发生的事件表现了民主运动的普遍生命力,使我们有理由希望我们正在迅速朝着一个新纪元前进,也就是在务实主义和没有人为简单化的片面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进行国与国之间实际合作和合理理解的新纪元。

我们愿强调,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一种容忍的和思想开扩的务实主义才能解决问题和面对现实。这正是我们在萨尔瓦多所提倡的,萨尔瓦多正从毁灭性的战争动乱中崛起,朝着一个困难的但将必定标志着民族和解的战后阶段前进。在经济领域,务实主义使我们知道有必要促进调整和恢复方案,以便使我们为提高生产力和竞争作好准备。在我们寻求和平过程中,务实主义告诉我们必须摒弃任何军事解决的思想,而应继续象我们已经在做的一样去努力实现政治解决。在国际领域,务实主义教导我们一体化和合作是加入到发展这一伟大进程中的唯一途径。当然,我们所倡导的务实主义并非意味着忘记原则或将原则放在一边。相反,在我们看来,最大的务实主义就叫民主,而我们是将民主作为一种政府制度系统和生活方式的坚定不移和热烈的倡导者。

这是我自1989年6月1日就任萨尔瓦多总统以来第三次登上这个讲坛。我们每一次来此谈及在十多年的自相残杀战争之后萨尔瓦多人之间的和平、统一与和解的问题。在我们政府执政的初期,一些人怀疑我们的意图,我们当时不想对这些怀疑作出答复,而想等待时间来替我们作出解释。两年之后,萨尔瓦多的和平与民主化进程已取得持久和重大的进展。我们介绍这些结果,不是作为个人的成就,而是作为对战争

深感厌恶并最终希望找到和平道路的全体萨尔瓦多人努力的成果。我从这个国际讲坛上向通过逆境与艰苦而使我们懂得能够希望实现更美好未来的数百万萨尔瓦多人表示钦佩和感谢。

我们萨尔瓦多人不是唯一抱有这种愿望和进行这种努力的人。我们争取自由和建立民主的斗争与中美洲以及全世界向同一方向的一场广泛和蓬勃的运动相吻合。

在中美洲，兄弟的巴拿马共和国现已成为其一名正式成员，经济、社会和政治一体化的工作正以令人鼓舞的动力向前发展。在我们的地区，存在一种中美洲各国总统承认的强烈的统一意识，他们在最近与萨尔瓦多举行的第十次首脑会议上认识到

“世界上近年来出现的变化和变革，使中美洲处于一种历史关头，要求对其一体化及参与世界秩序的进程有一种新的认识，这一世界秩序的特点是相与依存关系、新的一体化与合作形式的出现以及对国际法的有效应用。”

就拉丁美洲而言，具有拉美范畴的瓜达拉哈拉首脑会议是对未来具有重大影响的又一次前所未有的事件。这次墨西哥会晤显示了这个兄弟国家非凡的领导能力，受到一致欢迎并以通过一项宣言而告结束。只要阅读一下宣言的第一段便可看出其重要性：

“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尤为高兴地举行会议，一道研究我们各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因此，我们提议集合我们各国政府的政治意愿，促进这些挑战所要求解决的问题，并把使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变成基于对话、合作与团结之上的统一和发展的工具。”

我要强调指出，这三个字——对话、合作与团结——是实现一个新时代的关键，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各国之间的共处与国际关系的动力。傲慢与欺凌的时代已成为过去，遗留下无数死亡与创伤。不容异己与恐惧试图在我们这个世纪——也是出现技术奇迹的世纪——中取代人类精神。应是科学与人类共存的方式跃入未来的时候，其办法是重新获得这样的自由：进行创造并相信一个无愧于人类和无愧于争取自由的伟大努力的世界。

在政治领域中,墙障正在坍塌,神话正在破灭,自由正以惊人的活力发展。但挑战却不仅限于此。社会发展甚为软弱无力,我们不可偃旗息鼓。我们认为,民主要想牢固和持久,就必须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我们决不能忘记--或许因为战争的破坏性经历使人具有清醒的现实意识--进程的中心是人,他的需求、权利和愿望。正是人类在世界很多地区仍在经受极度贫困、社会边缘化、歧视、不稳定无知等罪恶灾难。这是对世界良知的挑战。为此,我们赞成召开一次有关社会发展的世界首脑会议,以使这个问题真正在全球范畴范围受到审议。

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出现,它对联合国极为重要。联合国正在需要更广阔的多边交流的世界中获得新的活动领域。我们必须使普遍性和高效率的原则获得新的活力,因为联合国的工作今天正变得越来越广泛和复杂。谈到普遍性原则,我们高兴地欢迎七个新成员加入联合国大家庭。某些实例,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它们被接纳入联合国是引人注目的、感人的和令人鼓舞的。就所有实例而言,我们均向本组织七个新成员的代表表达我们最热烈的欢迎,相信他们对联合国工作的贡献将是出色的并且是力量的源泉。

我们前来联合国总部在此时具有特殊意义。我们在向大会发表这次讲话的前一个星期中,一直与秘书长进行深入努力以找到促进解决萨尔瓦多冲突的办法。我们完全相信,现在是在萨尔瓦多结束战争的时候了。萨尔瓦多人民和国际社会切盼和平在我国开始其建设性的进程,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一直为实现这一目标持续不懈地努力,这一目标现已近在咫尺。我们在与秘书长进行的这种努力中在保证1991年将是和平年的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的路障已经清除,只待解决最后的细节问题。

这对萨尔瓦多人民来说,是极为鼓舞人心的消息,我们愿与世界其他国家共享,很多国家一直十分密切关注我们萨尔瓦多人开始的这一进程。萨尔瓦多因战争而获得世界的注意,但是我们现在应当并要求得到世界的注意并赞成我们正通过民主来实现的和平。我们要求国际社会给予萨尔瓦多民主以一切必要的支持以使我国在具

备自由和正义的情况下继续向稳定和进步迈进。

鉴于我国政府与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在秘书长的直接协助下于纽约举行会晤时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和重要性,我们认为就结束冲突达成完全一致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成为现实。迅速使武装对峙降级并结束影响平民的一切暴力形式,是我们应予立即和特殊注意的目标。我们想使萨尔瓦多人民享受他们应得到的宁静和安全,我们将诚恳地、真心地和尽快地审查和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

我们一如既往,要求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努力抱有信心并给予支持,我们祈求上帝给我们所有相信和平并正为实现和平而谦逊和坚持工作的人以启迪。

主席(以阿拉伯语以言):我愿代表大会感谢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的重要讲话。

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尔弗雷多·费利克斯·克里斯蒂亚尼·布尔卡德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厅。

议程项目9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在我请第一个发言人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之前,我想提醒各会员国大会与9月20日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出的决定,即在大会发言之后不要表示祝贺。

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想提醒各会员国大会在同一次会议上所作出的另一决定,即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之后的发言人讲台后面的GA--200号房间离开大会厅再回到自己座位。

我请诸位代表注意,根据大会在其第三次全体会议所作出的决定,发言登记载止于1991年9月25日星期三下午6点。谨请各国代表尽量提供准确的预计发言时间以使我们能够有次序的安排我们的会议。

哈尼鲍松先生(冰岛)(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贺你当选担任这一最崇高的职务。我祝你成功并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你真诚的支持。

我很高兴借此机会欢迎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以及马绍尔群岛成为联合国新会员国。

我还很高兴能够欢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波罗地海国家加入本世界组织。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军事占领和强行吞并之后,完全承认波罗地海国家为国际社会成员是在非常及时的。冰岛与这些欧洲邻国的关系在过去几年中得到了加强,我们期待着加强与其政府在这一论坛和其他多边论坛的合作。

目前我们的注意力和思想集中在我们眼前政治环境的变化过程以及今后的挑战,这仅是当今事态的自然反映。历史上很少有象我们最近在欧洲目睹的如此激烈的国际政治与国家间关系的变革的记载。全球面临的任务以及作出集体努力的必要性很少如此巨大。

巨大的变革既带来机会又带来风险。事实上,随中欧和东欧变革而来的机会结束了冷战。

欧洲发生的事件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民主的进程不可逆转。上月苏联的未遂政变表明对民主的渴望是不可遏止的。俄国人民和他们以民主方式选举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一位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勇敢领袖——成功地抵制了政治与军事恫吓。我们的希望得到了加强,即坦克与混凝土城墙不再成为欧洲政治的决定因素。相反,民主自治与法治原则将占上风。

然而,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欧和东欧的民主进程和经济改革依然充满由一些因素引起的危险,特别是瘫痪的经济问题和种族冲突。新生民主国家的极端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必须与经济困难、种族冲突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极端民主主义所造成的政治与社会混乱作斗争。

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瓦克拉夫·哈弗尔指出,中欧和东欧的民主化以及它们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受到比预料还多的障碍的影响,这些国家必须处理的遗留问

题日益严重,其后果难以想象。

历史记载了许多战争与重大变革之间相互关系的事例。帝国的衰落经常流血。我们需要铭记变革所带来的风险。

南斯拉夫局势表明了这些风险,而且提醒人们不能再将种族冲突看作只是个别国家的责任。这种冲突可以产生广泛的影响,并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南斯拉夫,欧洲变革的教训显然未被理解。基于强制与压迫的政治秩序违反了人民的意愿,难以得到维持。简单的事实就是,南斯拉夫人民不愿意使该国成为一个整体,那么该国家就不会成为整体。国际社会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并听取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呼声。

欧洲大陆未来的稳定和安全取决于民主过程的持续成功,也取决于经济和民族问题的缓解。任务是复杂而又艰巨的。它将要求中欧和东欧人民作出巨大努力。然而,外部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援助也将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再不能通过被动或无所作为的办法来保护我们本身的利益:在这个时刻犹豫不决无异于自拆台脚。中欧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残余也将很快荡然无存。

目前的局势使我们联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当年从战争废墟上进行重建的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同目前经过多年压迫和中央计划经济。在中欧和东欧进行重建的需要,有着某种相似之处:都是存在的同样的沮丧和挫折情绪。战后重建的成功归功于马歇尔计划这一国际关系史上独特的努力,一次罕见的具有政治家远见的行动。这一慷慨的行动为疲惫的欧洲各国经济提供了自力更生所必需的资源。向欧洲人民提供的心理支持也同样是宝贵的。现在中欧和东欧人民需要这两种支持:需要一项新的马歇尔计划。

我并无意暗示,我们在审议中只考虑欧洲近来的发展而不考虑所有其他关切的问题。但是对于一场灾难性战争的危险性的降低所产生的积极的全球性的意义,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只有欧洲保持稳定和和平,才能补偿冷战所消耗的资源。这将在国际事务中进一步采取一致行动的主要的先决条件。冷战的胜利结束使得联合国

能够对伊拉克野蛮入侵科威特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

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性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必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变得非常明显。后来，成立了我们这个世界组织。在其后的50年中，我们的安全概念有了扩大，对于各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认识也有了加深。防卫是安全的重要方面，但安全这一概念还具有政治、经济、社会 and 越来越受到重视的生态方面。没有人权、经济发展和环境稳定，就无法实现并长期维持安全与和平。

有效地应用一个全球性的集体安全体系来解决我们的共同环境所面临的各种严重威胁，只有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取得成功。我们应该抓住目前国际政治气候所提供的机会，集中精力和力量建设一个全球性的集体安全体系。这样作，我们就能最终实现《联合国宪章》的缔造者所设想的国际法和国际合作的世界秩序。

北欧国家已经就其对此一机会所应采取的共同办法提出倡议。本组织所有会员国最终将需要就我们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的一个适当的渠道达成协议。以德国前总理威利·勃兰特为首的一个小组就联合国组织改革提出的建议已经奠定了有意义的基础。冰岛政府支持该小组关于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全球管理委员会的建议，以便筹备一次世界最高级会议，对这一挑战作出反应。

目前振兴联合国的机会是一项的真正的和平红利。利用这一机会的办法之一，是迅速采取行动巩固由本组织发起的旨在建立一个稳定的世界海洋秩序所采取的措施。九年以前，在牙买加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59个国家签署了这项公约，以表明他们同意公约的目标和宗旨。已有49个国家批准或者加入该公约，现在可以预料，该公约可能在两年之内生效。

冰岛已经批准该公约，我们认为公约的条款为合理开发世界海洋资源规定了广泛接受的制度。公约对海洋的各种利用建立了规则，因而减少了各有关国家间潜在的冲突。我想补充一点，在环境保护领域，布伦特兰德委员会已得出结论，认为批准这一公约是各国为保护受到威胁的海洋生命支助系统所能采取的最具有意义的初步行动。

当然,我们知道有些工业化国家仍旧关切公约中关于深海床开发的规则。我们应该尽快行动,以维持发展中国家同工业化世界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所建立的团结。我们认为,某些困难可能同过去不同的意识形态有关,但是这些不同正在从国际上迅速消失。

对于为确保有效执行该公约所进行的努力,冰岛政府深感鼓舞。我们欢迎秘书长的首创精神,并呼吁所有国家支持这些努力,这些努力将使整个国际社会受益。

明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将在里约热内卢举行。这次会议关系到我们的共同未来,冰岛政府对这次会议的成果抱有极高期望。

在环境问题上的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所有的人都享有安全环境的权利的基础上。我们大家都应该承担义务维护自然资源并保持生物多样性,人类需要在最佳持续受益原则的基础上利用自然资源,这一需要是合理的,我们当中富裕的国家不应对此需要视而不闻。应当根据制定海洋法公约的经验,将这些原则写入简明的法律文书。

对于有人将在里约热内卢进程加入有关鲸鱼管理的建议,冰岛政府感到遗憾。这些建议将重点放在模糊不清的道德考虑上,因此提出了一个虚假的环境问题,违背了持久发展的原则。当国家为解决环境政策的不同而提出贸易限制时,这一问题就复杂化了。

冰岛政府认为,里约热内卢会议应该达成一项实质性行动计划,对影响环境和经济之间关系的主要领域都加以解决。特别是,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对于在海洋或者海底倾倒并释放放射性材料、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物质进行限制和监测。我们对海洋受放射性污染的持续危险感到特别关注,危险来自不同方面,靠近海洋区域而建的核设施就是危险的一个来源。有些国家如此规划其危险设施,那怕是发生一次小小的事故都会给邻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作法根本是不可接受的。

危险也来自海洋中的核反应堆。冰岛政府将继续努力,以使国际社会意识到海基核反应堆事故所可能造成的潜在危险。在冰岛海军军备控制和建立信任的政策

中,环境因素不可避免地发挥着作用。

并且,冰岛政府认为国际对公海生物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更大关注。《新全球议程宣言》指出:

“冷战的目的是要使他人改变价值和行为,但是赢得拯救地球的战役将取决于改变我们自己的价值和行为。”

这是挪威和冰岛联合进行的“重访温兰”所发出的信息,这次活动的目的不仅是纪念一千年前欧洲和美洲的结合,而更重要的是向前看并自问如何把现在的发现精神用在我们地球上创造人类共同的未来。我们要记住,我们没有其他新的大陆可以开发或者向其扩展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接受我们的共同义务,保护我们的自然居住地——我们仅有的星球。

环境状况和发展进步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可以大大地增强对发展的支持,而同时以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方式对国际环境保护作出贡献。

在过去十年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式恶化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工业国家的保护主义是这一趋势的首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因保护主义而遭受的困难比他们通过发展援助所得到的利益更大。因此,工业国家可以通过贸易自由化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开放市场对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冰岛十分依赖一种自然资源和出口商品,它清楚地认识到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形势。的确,象我国那样依赖外贸的国家是不多的。保护主义造成的问题实际上不限于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也出现在工业国家的关系之中。作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的成员之一,冰岛积极地参加了与欧洲邻国的谈判,经常反对那种防止发展中国家进入欧洲市场的短视政策。欧洲共同体把贸易和资源获得相联系的政策是完全不适宜和无法接受的。这是欧洲进一步一体化道路上的绊脚石。

振兴中欧和东欧国家经济的努力是自由贸易的又一刺激因素,因为这些努力可能吸收本来可能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方案的资源。我们认为贸易自由化政策是纠正

这种局势的最好手段。这不需要是一个长期的进程。我们已经进入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框架内的谈判乌拉圭回合的最后阶段。这些谈判对国际社会未来的稳定是极其重要的。现在我们必须表现出政治意愿,以使谈判取得圆满成功。

我在发言开始时提到了中欧和东欧的历史性变革。欧洲最近的事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国际重要性,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过分的以欧洲为中心。但是,不仅如此,这些事件向全世界表明了人类的精神是不可征服的。民主的胜利本身包含着对人权的尊重,这一胜利向世界各地被压迫的人民发出了明确的信息:他们的事业不是没有希望的事业,因为甚至最强大的极权主义的压迫手段最终都未能镇压平息或限制不同意见或反对力量。正如立陶宛、伟大而坚强的人文主义者兰德斯贝吉斯总统所指出的,“人类精神的独立性和固有的尊严必将获胜”。

科纳特先生(布基纳法索)(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你在国际关系史上这一特别敏感的时期承担了主持大会的这一微妙工作。我们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你支持;我们知道,鉴于你的外交才干和经验,我们对你具有充分的信任。贵国和我国在许多领域有着特别良好的关系,这清楚地显示了我们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共同利益。

主席先生,我也要对你的前任吉多·德马尔科先生主持第四十五届会议的工作表示我们十分满意的心情。

我们也欢迎刚刚加入联合国大家庭的国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拉脱维亚共和国、爱沙尼亚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

我也要向秘书长在领导联合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表示衷心的赞赏。他耐心和平静的决心为联合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增强了联合国的信誉。

布基纳法索是个内陆国家,人口只有6百多万,面积为27.4万平方公里,但是我们在提出问题和建议方面也希望和国际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具有平等的声音。

在过去的两年中,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到处听到对合作的呼吁和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迅速变化的赞扬。我们被告知,我们不再处于一个提出直接要求的时

代。相反，这是一个和解与对话的时代。因为发挥作用的势力谋求的不是对峙，而是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简单地说，这就是我们工作的背景。

然而，东西方竞争的余震和后果及其内部的动力不论好坏将继续影响世界的各个地区。

我们也正在看到聚变和裂变的现象。我们一方面谈论重组，谈论组成更大的集团，而同时我们却看到一些大的集团分崩离析。在我们承认新成立的主权国家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谈论有责任进行干预。

所有这些观点都在彼此竞争，而其未来都毫不明朗。在任何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我们都能看到观念和现实被推翻，历史突然加速所固有的矛盾得到加剧，这是自然的。

尽管充满这些因素，但过渡阶段正在产生一种决定未来的力量均衡。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人类绝大多数的将受益于这种演变？

令人痛苦的事件和动乱正在使南部非洲动荡不安。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继续危及前线国家的经济健康和稳定。莫桑比克正在付出特别沉重的代价。民抵运动继续进行其可憎的破坏和毁灭活动，并正在阻挠已经开始的会谈。布基纳法索承认莫桑比克当局在继续走谈判解决和恢复谈判的道路方面的功绩，并对莫桑比克人民表示鼓励和声援。

在安哥拉，在该次区域内外所有国家的合作下，《阿沃尔协议》必能相当明显地改善局势和促进和平。

在南非，我们必须对德克勒克先生废除种族隔离法律制度的行动表示欢迎，然而，种族主义的基础之一、即南非的《宪法》仍然原封未动。此外，我们必须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所要的花招表示惋惜，这些花招终于导致了我们在几个月来无可奈何地目睹的暴力事件，国际社会对这些可憎的手段太熟悉了，因此必须坚持制裁，以便加速消除种族隔离的进程。因此，布基纳法索支持继续在南非进行谈判，以便采取必要的临时措施，以建立一个完全民主的南非。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同不结盟运动一道支

持民主选举制宪会议的一个主张。

在西非的利比里亚问题上,九月举行的亚穆所克罗首脑会议只不过是调解委员会和五国委员会在执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平计划的范围内为争取恢复和平和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所进行的又一次努力,布基纳法索坚决支持这一努力。

在西撒哈拉,为了使西班牙脱离之后所开始的漫长进程取得成功,我们请所有各方与联合国合作,以便在它们接受了9月6日停火之后就自决举行一次公民投票。

在非洲之角,必须继续和鼓励进行不懈的努力,以便在索马里实现和平和稳定。该国的邻国埃塞俄比亚已经开始了和解和过渡的进程,其目标是在民主和公正的条件下建立持久的和平。

在卢旺达,我们希望该次区域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为通过谈判达成和平解决所开始进行的努力取得成功。

在中美洲,在前几届大会上引起我们关注的冲突已得到缓和或解决。我们支持秘书长在萨尔瓦多所作的努力。我们也欢迎为使该地区成为一个和平、自由、民主和发展区域所进行的努力。

在亚洲,柬埔寨最近的事态发展是令人鼓舞和积极的,我们敦促所有各方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以便实现迅速的、通过谈判达成的及和平的解决。

同样,我们支持秘书长为在阿富汗实现全面政治解决所采取的主动行动。

我们也支持南、北朝鲜在其1972年7月4日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和独立的统一。我们再次对南、北朝鲜表示欢迎。

科威特已经获得解放。在当时,我们全都谴责对该国的侵略,我们欢迎科威特当局重新执政以及恢复科威特人民的权利和特权。

科威特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在该地区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必须进行不懈和持久的和解工作。战争总是可怕的。战争的破坏力是不分受害者侵略者的。首先受害的总是妇女和儿童。海湾冲突也不例外。这场冲突是在东西方对峙正在消失,各种国际关系正在重新确定的时候发生的。这场战争的发展和结束不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

上都明显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结构。早在1990年8月2日以前就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概念。但是,现在我们对这个新秩序的形式和内容知道多少?空前动员进来的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真正没有辜负国际社会的期望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有权期望在解决当前和将来的问题方面看到同样的决心、效力和热忱?新的世界秩序是建立在《宪章》的普遍原则基础上,还是建立在严酷和有选择性的力量均衡现实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穷人,即众多正在忍受饥渴、愚昧和疾病的人民的作用是什么?一句话,这些不幸的人是要被继续排斥在外,还是将进入我们的大家庭,使我们能象兄弟一样坐在一起,共同分享成果和一道成长。

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地区动荡不安,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地区四分五裂,这个不幸的地区就是中东。

我们在研究巴勒斯坦问题时仍然要提出的问题是:凭良心说,那些曾因失去祖国而遭受苦难的人怎么能够剥夺别人拥有祖国的权利?今天怎么还可能剥夺人们不间断地居住了许多世纪的土地,而把这些土地给予新来的人,并声称原来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人实际上不是合法的主人?一个人怎么能够希望得到他不希望别人得到的东西?《联合国宪章》中的原则驳斥了这种思想和行为模式。

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采取了中东国际和平会议的原则,这个样做不是要使问题复杂化,而是为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奠定基础。我们不能压制一个为其权利进行战斗的民族的声音,布基纳法索今天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一道热烈欢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这是因为51年的中断未能丝毫减弱这些国家的民族热忱或削弱其权利的现实。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决心也能这样说。布基纳法索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3年前所作的让步应得到响应,而不是遭到不妥协立场和拒绝。我们看到,人们正在采取主动行动来解决中东局势,我们鼓励这些主动行动,因为它们可以导致考虑到所有各方基本权利的公正、持久和公平的和平。

黎巴嫩自己正在结束一个漫长和动荡不安的时期,我们欢迎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以期实现民族和解和恢复该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内战已经开始的南斯拉夫正在展现一幕悲剧。我们只能为这厂悲剧感到遗憾，它影响到作为一个象征的不结盟国家运动和欧洲地区。不结盟是对东西方对抗及其后果的否定。这种对抗正在让位于越来越开放的合作。作为一个先驱国家，南斯拉夫在出现和睦气氛之际受到损害。

欧洲在合并和分裂之中走向经济一体化并在重新划定政治界线。这种情况的实质在于人民的意志，而生存取决于人民的团结和基于正义和公平的国际体制。这个体制的基础应该是人权和政治多元化。

我国的九百万公民属于南方大众。北方和南方有着同样的愿望：尊严和安全。人权是不可分的，而为其奋斗是一个人可以为人类作的最崇高、最有成果的事情，因为在高谈阔论和进行操纵以外有一点具体而又明确无误，这就是人的确是最重要的。

当国际社会站起来反对种族隔离时，它是在捍卫人权。当不结盟运动反对殖民主义时，它是在捍卫人权。当某些国家在上个世纪开拓殖民领土时，他们宣称是在把某一种人权的想法付诸实施：他们的“文明使命”。当世界某一些地区受到腐败和公然侵犯个人权利的指责时，通常南方那些受腐蚀的人在北方有着对等的人物和腐蚀他们的人，有的时候情况相反，因为这就是世界的平衡。

如果世界在变化，它必须变好。我们都将有看到重新出现伪装天真或共同的想法的危险行为的风险。我们不能允许“文明使命”和人权成为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换句话说，不能允许同样的角色穿上不同的服装，象他们过去一样行事，心安理得地挤进我们的社会，而这个社会比他们的不好也不坏，只是更容易受到损害。过去侵犯在和平使命的掩盖下发生。当今我们必须警惕以人权为借口的侵犯。

任何人也不反对人权，因为他们是人类自身所固有的。仅仅部分和零碎地满足人权的看法相当于宣告人类注定要遭受剥削和剥夺。享受发展、食物、简单的住房、基本的卫生保健和教育的权利也都是人权的一部分。支持这一点而不认识和接受个人权利的根本性质显然不是确定和解决问题的完美的办法。同样，强调个人的

权利而将自己仅仅限于捍卫这些权利就是拒绝客观地看待世界。

凡事总有前因。政治多元化是民主的一种形式。民主可以使政治多元化,但不仅如此而已。还需要的是民主的基础以及同我刚刚提到那些权利的联系。一个结构上不利的经济环境和糟糕的国内社会状况不是民主可以成长的土壤。布基纳法索认为有一点今天已经是不言而喻了,这就是民主与发展之间的联系牢不可破,两者通过不断的互相作用而联系在一起。不幸的是,不管多么明显,这种道理还没有带来合乎逻辑的结果。

因而,非洲经济局势的恶化,加上日益受排斥,使五亿人民遭受停滞、后退和持续的贫困化。1980年代是失去的十年,在其间最不发达国家的数目从二十八个增长到四十二个,而其中大部分是非洲国家。

非洲的外债是一个异常沉重的负担。这种债务已经增长到目前两千七百亿美元的水平。非洲本身的还本付息代表着平均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出口收入。在该大陆的一些国家,百分之百出口收入被这样用掉了。我们应该注意到百分之八十五到百分之九十的非洲出口是其价格不断下跌的初级商品。

1986年,联合国通过了非洲经济复兴和发展的行动纲领。五年之后,尽管非洲国家不顾其社会和政治代价执行了新的政策,并进行了改革,但工业化国家没有做出他们所承诺的贡献。当时的协商一致将非洲经济危机描述成基本上是一个结构性的危机,其解决需要非洲国家和捐助国进行一个长期的进程。不仅在增加资金流动方面,而且在援助条件方面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都理应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就是要使非洲的下一个十年比1980年代还要糟糕。

在这方面,我们支持秘书长关于召开一次筹集发展资金的国际会议的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已在这个建议之后采取了行动,并邀请大会在本届会议检查这一问题。

同样,我们欢迎日本政府作出决定于1993年就非洲发展问题组织一次由非洲国

家元首参加的国际会议。就我们而言,建立泛非经济共同体的条约的签署反映了我们为应付目前和未来的挑战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愿望。

布基纳法索一向强调并继续强调在正义和团结的基础上进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不管是南南合作还是南北合作,它的目标必须是所有国家实现平衡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如果发展战略就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如果我们继续象在乌拉圭回合时那样看到北方的保护主义做法,这一目标便无法实现。

因此我们觉得在向民主过渡的这样关键时期把人权和发展的权利调和起来至关重要。这关系着在我们各国正在进行着的进程能否成功。在这方面,布基纳法索人民在1991年6月2日以公民投票通过了现在管理国家生活的宪法。已经开始的进程将继续下去,直到1991年12月1日对总统和1992年1月12日对立法议会举行多元化和自由选举之后建立了新的体制为止。*

关于环境问题,在1992年巴西会议召开的前夕,由于我们环境的恶化,再也没有人会怀疑我们星球所面临的威胁这一现实及其严重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清楚,在环境恶化过程中发达国家承担着最大的责任。自从1989年12月22日通过的关于召开里约热内卢会议的第44/228号决议以来,已召开了一系列的筹备会议,这些会议表明了世界各国和地区对该问题的认识。

有一些国家在上述筹备会议所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现在已各自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们布基纳法索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但是,当我们对此问题考虑的越多,就越清楚地看到,环境的恢复与保护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用说是一项永久性的任务,需要来大量的人力、物力、技术和财政支持,而这绝大多数是我们弱小的经济力所不能及的。只有南北采取联合行动才能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愿重申,布基纳法索确信我们世界的大多数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话与谈判以求通过多边的方式找到对这些问题的

*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具体解决方法。

今天联合国已有批准了宪章的166年会员国。1945年的理想在今天仍然适用,虽然世界已经变了很多。现在是再看一看我们的目标的时候了,也是看一看本组织对当今的问题及其自身运作能作出何种反应的时候了。就我们而言,我们愿意看到本组织更有效率,并参与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的福利。人类从未象今天这样如此伟大和如此脆弱。世界正面临着极大的丰富与彻底的毁灭并存的时刻。现在是本组织从他一切耐心和费力的工作中收取果实、为人类的繁荣、和平、安全和更公正更人道的秩序作出贡献的时候了。

新西兰总理詹姆斯·布伦丹·博尔格阁下的讲话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大会现在聆听新西兰总理的讲话。

新西兰总理詹姆斯·布伦丹·博尔格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十分高兴地欢迎新西兰总理詹姆斯·布伦丹·博尔格阁下,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博尔格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仅代表新西兰政府和人民对你的当选向你表示祝贺,过去的一年对你和沙特阿拉伯王国来说无疑都是意义重大的一年。

我还向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致敬,他在过去的十年中为减少世界的紧张形势不知疲倦的工作着,在他行将结束为期十年的任期之时,我向秘书长表示我本人及新西兰政府和人民的祝贺,祝贺为和平事业所作出的个人贡献。

主席先生,我同样也十分高兴地欢迎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六届常会的新会员国。我尤其想欢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虽然他是本组织的新会员国,但是他是我国的一个熟悉的朋友,他最近刚刚组织了南太平洋论坛国家会议。我感到高兴的是密克罗尼西亚和他的近邻马绍尔群岛共和国这次也加入了我们的组织。

我们感到极为欣喜的是,今天我们首次看到在座的有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

尼亚的合法代表。我向这三个欧洲国家的勇气和决心表示敬意,他们反对专制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他们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所得到的国际承认结束了1940年被强行并入苏联的那一段历史。

他们的独立并成为本组织的会员国以及大韩民国的加入--我对此表示热烈欢迎--还有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加入,这一切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或者说更重要的是一个国际关系中的新时代的开始。

在政治和贸易领域的新机会不断引起我们的注意。新的问题已在对我们的能力提出挑战。在南斯拉夫,我们看到了一种迫切需要和平解决的形势。人们进行了调解的尝试。这种尝试必须再一次进行。这种努力要获得成功的话,冲突各方就必须准备完全致力于这一进程。所以,我们政府呼吁所有拥有某些直接或间接影响力的国际社会成员运用他们的影响力,向冲突的各方发出劝告,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能自己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分歧他们就应该致力于调解的努力。

今天,许多问题也许看上去无法解决,但困难的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全球政治的变革已经得益于裁军领域中的重大进展。超级大国已经致力对其核武库的大量削减。当全世界热烈欢迎超级大国在达成削减核武器协议方面采取的每一新步骤的时候,这种进展却被受现实或潜在的向其他国家扩散核武器破坏着。因此,在军控方面,最重要的莫过于采取行动停止核武器的扩散。

新西兰作为签署和批准联合国核不扩散条约的第一个国家之一,坚定地相信停止核武器扩散的努力必须成为本组织最优先的一个议程项目。核武器的威胁已达到如此地步,如果不制止其扩散,就将严重破坏最近在削减战略军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

我们欢迎法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作出的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决定。鉴于该条约将包括世界上所有现存的核大国,新西兰敦促所有各方同意该条约在1995年获得无限期的延长。

在特别强调重视核武器的同时,我们决不忽视为控制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

面的工作，例如用化学或者生物制剂的武器。

在出现了萨达姆·侯赛因在其非法强占科威特期间可能使用这类武器的可怕的可能性之后，制止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必须深深地印在每个地方有理性的人们的头脑中。那一侵略行为考验了这一世界组织的力量与决心。

我们大家都可以感到自豪的是，联合国在行使其无可置疑的道义权威方面所给予的领导是成功的，他为决心使萨达姆·侯赛因的势力无法得逞并为恢复科威特的独立主权地位的各国形成一个伟大的联盟提供了便利。在海湾危机十分危险的几个星期里，联合国在安全理事会强有力的领导下坚持其判断并致力于联合国的理想，这加强了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安全理事会能够正确反映大会的情绪，因为他具有跨区域的广泛代表性，而且他既包含了小国和弱国，也包含了大国和强国。

我要热烈地向科威特的阿拉伯邻国致敬，他们坚决支持一个独立小国的权利，并拒不在恐吓或威胁面前退缩。他们在危机早期的坚定表现是科威特最终获得解放的主要原因。

美国在组成各国联盟，共同为解放科威特努力方面所起的作用令人难忘地展示了国际外交技巧。美国军队同英国、法国和阿拉伯军队一起在地面和空中的表现同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比单一国家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各国不论大小都对联合起来制止侵略并保证科威特这个小国的独立主权的特遣部队作出承诺。我感到自豪的是，我国在该联盟中起到了小小的作用，并能够为战后联合国各委员会作出贡献，例如在处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就是如此。

作为西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国，我们不威胁任何国家，也不谋求把我们的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但是，我们在参加联盟时遵循了新西兰反对专制、支持自由的传统。比许多人走运，我国所有的军事人员此次都完全返回家园，但他们的许多前辈都为追求同样的目标安息在现代世界的战场旁。我们从未逃避我们的责任。

当我们在海湾反对独裁者的时候，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都感到欢欣鼓舞，因为

我们也在欧洲目睹了专制共产主义的垮台。这个制度不是被武装力量所打败,而是被要求恢复思想自由、言论和集会自由等天赋权利以及享有民主政府权利而上街游行的几十万老百姓所击垮。这是人的不屈精神的辉煌胜利。

然而,让我提出一项警告:除非各国在处理同样空前的经济挑战方面表现出同样的勇气,否则这个难忘的胜利可能会变成痛苦,希望可能会变成失望。欧洲新兴的民主国家和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帮助是促进贸易。因此,今天我们必须拆除的不是那些为阻拦坦克而设立的障碍,而是那些为阻碍贸易而设立的障碍。

为了继续进行并确保已经出现的大规模政治变革,为了使独裁者没有觊觎别国领土的借口,为了减轻许多国家所面临的沉重债务负担,为了提供一种经济方法,取代对我们环境的破坏--为了做所有这些事情和更多事件,我们必须认识到,国际贸易制度的变革是不必可少的。如果没有变革,如果欧洲新兴民主国家的出口在国外市场受到限制,它们怎能按其意愿为人民做事呢?如果债务沉重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受到同样的限制,而且还面临补贴竞争,那么他们还怎能支付应承担的费用呢?

这场辩论不能完全按南北划线,因为同补贴一样南北两方都出现了贸易限制。这场辩论涉及到如何使许多华丽的言词具有意义,涉及到如何帮助正在为摆脱贫穷而斗争的人们,以及如何使最近赢得的民主自由稳固下来。这是一场涉及如何以贸易补充援助的辩论。

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几乎五年前就开始了。这一回合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各轮贸易谈判中最雄心勃勃的一轮。但是,如果1986年作出的、并自那时以来一直重申--最近又在今年的七国集团会议上重申--的政治承诺没有化为早该作出的实质性决定的话,那么这一回合就有动摇的真正危险。

象我国这样一个其生计完全依赖贸易的国家感到难以置信的是,在许多事件上都负有责任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人参与并鼓励一个新的政治时代的来临,但他们却没有打破谈判僵局。当然,工业化国家七国集团在英国首相的领导下使我们产生了新的希望。当然,美国一直而且仍然是自由国际贸易制度的强有力的倡导者。欧洲共

同体中有思想的领导人和发展中世界的许多领导人都要求取得更大的进展。

但是,现在的情况似乎只是高谈阔论,滔滔不绝,而很少有行动。如果我们要成功的话,现在就必须以行动取代空谈。时间正在流逝。人们经常说,乌拉圭回合取得成功和实质性结果的替代方法是一系列的贸易集团--即一些国家集团闭关自守,不能充分发挥其竞争优势;他们也许能生存,但却低于自由世界贸易制度可能达到的水平并更不稳定。

所有这一切都是很可能出现的,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情况。最糟糕的情况是,在那些刚刚得到自由的国家,一些政权使用有必要对四分五裂的经济进行经济控制的借口,作为政治压迫的幌子,取消了这些自由;那是使稳定的国家变得不大稳定,因为他们不能得到必要的外汇,实现其人民的合法预望;那是使时钟倒退而不是向前。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一定采避免这种情况--我从这个讲坛发出呼吁:拆除妨碍公平贸易的障碍。如果强国不为帮助弱国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们出于自私的理由也该这样做,这是世界确保持久和平唯一途径。国家间贸易是消除恐惧的工具,通过贸易分享资源是避免掠夺性战争的方法。如果私心获胜,如果《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失败的话,那么今天的领导人就将种下未来冲突的种子。这是一个强大信息,但这只是根据局势的严重程度发出的。*

让我们在今年的国际贸易发展中建立一个里程碑,这样,我们就可以充满信心的走向明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建立自由和公平的贸易制度是我们保护与改善环境工作的中心。我们在诸如流刺网捕鱼业及《蒙特利尔臭氧层议定书》等问题上已经取得进展;但是我们需要通过保证各国充分地遵守在这些方面所通过的措施来取得最大的效益。明年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会议将真正考验我们在努力寻求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适当平衡中开展合作的能力。我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在关于自然资源

* 副主席库赛义比先生(阿曼)主持会议。

的法律中庄严载入持久发展的概念的。

就在我离开新西兰之前，来自世界上七个洲的几位学生在标志追求知识的毛里族的土库库板前点燃了和平的蜡烛。他们是庆祝联合国大会本届新会议的开始。这些学生在新西兰参加这次仪式是因为我国是看到日出的最早的国家之一，而在黎明举行仪式是毛里人认知新开端的传统方式。

我们参加大会的诸位都可以欢欣鼓舞，因为在世界许多地方，在欧洲、在柬埔寨、在南非，我们都看到了新的开端。我们绝不能让历史的这一时刻轻易流过；我们现在必须以对如何共同生活和相互贸易的知识来取代如何相互毁灭的知识。我迫切地希望并祈祷，这次各国的大聚会将有道义上的勇气不仅做必须做的事，而且还能做应当做的事。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新西兰总理所作的发言。

新西兰总理博尔吉先生在陪同下离开讲台。

下午12点25分休会，12点40分复会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布什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讲话。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布什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很荣幸代表大会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布什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致词。

布什总统(以英语发言)：我很荣幸在第四十六届大会开幕时和大家谈话。首先我向离任的主席、马耳他的吉多·德马尔科致贺，并向新任主席沙特阿拉伯的萨米尔·希哈比致敬。

我还特别想向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致敬，他三个多月以后就要卸任。我应该说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和动乱的时期为联合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得到这位倡导和平的人士的领导，我和许多会员国都很自豪地把这位人士称作朋友，今天让我们祝贺秘书长——我们

的朋友，并赞扬他为联合国和世界人民所提供的服务。

我还想欢迎这个大厅里的新会员：代表朝鲜的两个代表团，特别是我们的民主朋友大韩民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共和国，以及新来自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的代表团。

二十年前，当我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时，联合国共有132个会员国。仅仅一个星期前，159个国家享有联合国成员资格，而今天这个数字达到166个。新会员国的到来本身就使我们有理由庆祝。

我今天的发言和你们听过的任何美国总统的发言都不一样。我将不再详论限制了国际政治半个世纪的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相反，我将讨论在一个由于冷战结束和历史的恢复而活跃起来的世界中建造和平与繁荣所遇到的挑战。

共产主义多年来监禁着历史，它强行中止了古老的争端，压制了种族对立、民族主义渴望和陈旧的偏见。现在共产主义已经解体，被中止的仇恨又一下子活跃起来。多年来被否定了其过去的人民又开始寻求他们自己的特性，常常通过和平和建设性的手段，但有时也通过派性主义和流血。

这一历史的复兴开创了一个充满机遇和危险的新时代。我们先谈谈机遇。首先，历史的复兴使得人民能够追求其创办事业的自然本能。共产主义冻结了这种进步，直到其失败使得其辩护者也无法忍受，现在全世界的公民都舍弃妒忌而选择创办事业，舍弃国家的怂恿而选择个人的责任，舍弃中央计划带来的贫困而选择繁荣。

《联合国宪章》鼓励这种大胆行动，它保证利用国际机构推动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要履行这一使命，除了促进物资和思想的自由流动，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坦率地说，不管有没有我们的帮助，思想和物资都将传遍全球。信息革命摧毁了强制孤立和无知的武器。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技术打败了专制，证明信息时代能够成为解放时代，如果我们明智地限制国家的权力，使我们的人民能够自由地最佳利用新的思想、发明和见识。由于同样原因，世界已认识到自由市场能够提供中央计划经济永远不能提供的高水平的繁荣、增长和幸福。

即使是最宽厚的估计也表明,最近几年自由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是前共产主义世界的两倍。增长不仅能使货架上装满东西,还能使每个人不是在牺牲别人的的基础上,而是在有益于别人的基础上有所收获。繁荣促使人们作为邻居而不是掠夺者相处。经济增长能以完全一样的方式有助于国际关系。

在这里有代表的许多国家都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的缔约国。战后一系列贸易谈判的最近一次乌拉圭回合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希望。这些国家中许多都由于极权主义的虚假许诺而受到残酷的分裂和欺骗。在这个大会厅中,我们听到人们谈南北问题。但是,自由和公平的贸易,包括能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和得到信贷的机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获得自足和经济尊严的手段。

一旦乌拉圭回合失败,保护主义的新浪潮就会毁灭我们建立更美好未来的希望。历史十分清楚地表明,保护主义能毁灭各国国内的财富,毒害各国间的关系。因此,我呼吁所有关税协定的成员加强努力,以成功地结束乌拉圭回合。我保证美国将做出自己的贡献。

有一点强调多少遍也不过分:经济进步在新世界中将发挥关键的作用。它为民主的成长提供土壤。各处的人民都在寻求民有、民治的政府,他们要求享受自己不可剥夺的自由、财产和人身权利。对民主的挑战已经失败。就在上个月,苏联的政变策划者试图推翻自由和改革的力量,但是,苏联公民却拒绝从命。这个大会厅中大多数国家站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波里斯·叶里钦领导的改革力量一边反对政变策划者。

苏联人民现在面临着在个人自由、少数民族权利、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基础上建立政治制度的挑战。这种挑战反映了各国鼓励和平、民主改革的责任,但也证明了民主理想的巨大力量。随着民主的繁荣,第三次历史性突破——国际合作的机会也在增长。一年前,苏联与美国一道和一系列其他国家一起保护一个弱小的国家抵制侵略,反对萨达姆·侯赛因在重大问题上,国际合作第一次取代了超级大国竞争。联合国在它历史上最佳时刻之一,对萨达姆·侯赛因作出了有节制的、有原则的、审

慎的和英勇的反应。它奋起反对一个侵犯科威特威胁该地区许多国家且试图在战后世界建立一个可怕先例的不法之徒。

这一联合国努力为集体解决争端树立了典范。会员国制定了“解放科威特”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制定了英勇而一致的办法。现在,我们第一次有真正的机会去实现《联合国总部》的抱负。即:

“欲免后世再遭.....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这信念.....促进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

这些是《宪章》中和原话。

如果我们未能承认历史的更新所提出的挑战,我们就不会使这些理想复苏。在欧洲和亚洲,民族主义感情再次爆发,对边界提出疑问,撕扯着国际社会的结构。同时,在全世界,许多历时已久的冲突仍未平息。就在这里,我们已看到了这种动荡的迹象联合国在过去36个月里进行的维持和平行动比它在头43年里进行的还多。尽管现在上天见怜,我们似乎免受核浩劫的恐怖,但是,我们无一例外地会受到这些次较轻微却是恶性的冲突的侵扰。

我们必须正视这一挑战,首先,我们要努力和平解决现有的争端,其次,更重要的是防止其他争端出现。这里的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今天的边界永远不变,但是,我们必须尽力确保通过谈判,和平地解决边界争端。

我们也必须通过解决旧有的恩怨促进国际和睦的事业。我们应该严肃地对待《宪章》力行容恕和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的承诺。联合国大会第3379(XXX)号决议,即所谓“犹太复国主义为种族主义”的决议,是对这一承诺和联合国赖以成立的原则的嘲弄,现在我呼吁取消这一决议。犹太复国主义不是一项政策;它是一种导致建立犹太人家园、以色列国的观点。将犹太复国主义与种族主义这种不可宽恕的罪恶等同起来就是扭曲历史,遗忘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事实上,是在整个历史中所遭受的苦难。

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就是否定以色列本身,否定一个在联合国具有

良好地位的会员国。联合国对以色列生存的权利提出疑问的同时,就不能声称自己在谋求和平。无条件地取消这一决议将会加强联合国的信誉,有利和平事业。

当我们努力迎接历史的恢复所提出的挑战时,我们也必须维护《宪章》对不可剥夺的人权的强调。如果公民不能陈述他们的思想,不能自由地组织政党和不受胁迫地选举政府,不能自由地信奉自己的宗教,不能在和平中养育他们的家人,如果他们的劳动得不到公正的报酬,如果他们不能富有成果地渡过一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自豪地回顾自己的成就和社会的进步,那么,政府就是失败的政府。空谈民主和自由,最终却既不允许民主、亦不允许自由的政客将会感受到公众不满的抨击和人民渴望自由生活的威力。

有些国家仍然剥夺其人民的基本权利。有太多的声音在呼唤自由。例如,古巴的人民在遭受一个独裁者的压制,这个独裁者还没有理解自由的声音,还是一个本该完全民主的半球上孤立的顽固份子,拒不适应与极权主义暴政格格不入的世界。在其他地方,还有暴君无视整个世界已进入自由的新时代这一振奋人心的事实。

历史的更新也赋予我们对新旧威胁保持警惕的义务。我们必须加强的努力控制核扩散。我们必须防止化学和生物武器及其运载导弹的蔓延。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提出了我的中东军控倡议。这一倡议旨在全面制止、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逆转世界这一容易发生暴力事件的地区的军备积聚。我们必须牢记,私利会使各个国家相互竞争,为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有时会演化为暴力。我永远无法准确地预测下一次冲突会在什么时候爆发。当蛊惑民心的政客向渴望希望的人们兜售虚假的诺言的时候,当恐怖主义者把我们的公民扣作人质的时候,当贩毒者摧毁我们的人民的时候,我们是无法许诺永久和平的。因此,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挫败对基本人的尊严的侵犯。耸耸肩说,对某些人来说是恐怖分子,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自由战士,这种做法再也不能令人接受。让我用法律来对付劫持人质这种残暴而怯懦的行为。

在一个以变化为特点的世界里,我们在对变化中的国际形势作出灵活反应的同

时,也必须坚持原则。今天,在伊拉克的问题上尤为如此。在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和688(1991)号决议通过六个月以后,萨达姆·侯赛因继续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继续残暴地镇压伊拉克人民。1990年8月,他第一次对联合国表示蔑视,此时此刻,在我讲话时,他仍在这样做。伊拉克政府不允许无条件地进行直升飞机检查,眼下,该政府正拒绝让携带有关一项伊拉克核武器计划的文件的联合国视察员离开一个被检查的场地。美国认为,只要他仍掌权,我们就必须坚持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这还表明,在监督伊拉克销毁其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方面,绝不能有任何妥协。我们是不会妥协的。

我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不是说我们应该惩罚伊拉克人民。让我再说一遍:我们从来没有与伊拉克人民有过任何争论。我们过去和现在与之争论的是其傲慢的行为给伊拉克带来耻辱的一位残暴的独裁者。安理会第706(1991)号决议为向无辜的伊拉克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济设立了一个负责任的机制。我们必须使这一机制运转起来。我们绝不能放弃反对萨达姆·侯赛因侵略的原则立场。这一合作努力已使得科威特获得解放。这一合作努力现在能导致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公正的政府。实现这一目标后,伊拉克人民就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在国内获得自由、在国际上自由地参与。

历史的恢复还能使联合国重新开始促进我今天谈论的价值观念的重要工作。联合国可以作为自愿各方通过它解决长期争端的场所。我盼望着在以后几个月中与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及其继任者共同努力,在不同的动乱国家,如阿富汗、柬埔寨、塞浦路斯、萨尔瓦多和西撒哈拉寻求和平。联合国可以通过其国际贷款和援助机构促进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然而,它不应命令各国应采取某种政体。但是,它能够、也应该促进联合国赖以建立的价值观念。我们应一起坚决要求寻求我们接受的国家应达到人的体面的标准。

在自由的机制闲置不用时,联合国可以赋予它们新的生命。这些机制在我们寻求建立世界新秩序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新秩序中,任何国家都不用放

弃一丝一毫的主权，这一新秩序的特点是法治，而不是诉诸武力，是通过合作方式解决争端，而不是无政府状态和流血。在这一新秩序中，人权得到广泛的信仰。

最后，你们可能想知道美国在我刚才描述的新世界中的作用。请你们放心，美国无意为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奋斗。当然，我们将继续参与。我们不会退缩，不会退回到孤立主义。我们将奉献友谊和领导。简而言之，我们寻求建立在共同责任和理想之上的全球和平。

对所有与会者来说，我们有机会使我们的后代避免，再犯过去的罪孽和错误。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令人满意的未来。未来是我们眼前的一个未知数，它充满希望，也充满危险。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所要的未来：一个充满战火、遭受强制和机遇之风的未来，或是一个在经过思考和选择以后建立的更为和平的未来。认真地迎接这一挑战。让我们的后代赞颂和敬仰你们，说：“这些勇敢的男女在冲突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和平与谅解的时代。他们开创了一个世界新秩序，一个值得永远维持的新秩序。”

祝各位好运。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布什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下午1点45分散会。